



旬課上親閱視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步弩以試戎具精銳犀利近代未有開寶三年五月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本軍之司俟出征則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得置隨身器械時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命試驗且賜衣物束帛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至道二年二月詔先造光明細鋼甲以給士卒者初無襯裏宜以紬裏之俾操者不磨傷肌體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石歸宋獻木羽弩箭箭裁尺餘而所激甚遠中

鎧甲則斡去而鐵存牢不可拔詔增歸宋月奉且補其子為東西班侍三年四月神騎副兵馬使焦偓獻盤鐵槊重十五斤令偓試之馬上往復如飛命遷本軍使八月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所製火箭火毬火蒺藜木造船務匠項綰等獻海戰船式各賜緡錢先是相國寺僧法山本洛州人彊姓其族百口悉為戎人所掠至是願還俗隸軍伍以効死力且獻鐵輪撥渾重三十三斤首尾有刃為馬上格戰具詔補外殿直五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砲以獻詔沿邊造之以充用六年十月給軍中傳信牌其制漆木為牌長

字四百全九個
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
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
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因
冀州團練使石普之請也仁宗時天下久不用兵天
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是歲詔作坊造鐵
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六年詔外器
甲久不繕先遣使分詣諸路閱視脩治之景祐二年
罷秦州造輸京師弓弩三年詔廣南民家毋得置博
刀犯者并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先是嶺南為盜
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為言故著是

令四年詔作坊製矜子槍扒槍各五萬康定元年四
月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
又詔河東彊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八月詔陝西製柳木旁牌慶曆元年知州楊偕遣曲
陽縣主簿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及所製神盾騎陣刀
手刀鐵連槌鐵簡且言龍虎八陣圖有奇有正有進
有止遠則射近則擊以刀盾彼蕃騎雖衆見神盾之
異必遽奔潰然後以驍騎夾擊無不勝者歷代用兵
未有經慮及此帝閱于崇政殿降詔獎諭其後言者
以為其器重大緩急難用云二年詔鄜延環慶涇原

字四百八十九
秦鳳路各置都作院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
百萬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五年
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仍
約為程式預頒之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
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聽人告捕皇祐元年御崇
政殿閱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
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鑷石火網三刃黑漆順水山
字鐵甲守戰拒馬刀弩此石脚車衝陣劔輪無敵車大
風翎弩箭八種四年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司言郭
諮所造獨較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陣之用詔

弓弩院如樣製之除諮為鄜延路鈐轄許置弩五百
募土民教之既成經略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較弩
軍五年荆南兵馬鈐轄王遂上臨陣拐槍至和元年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每歲夏曝器甲有損斷者悉令
完備如復閱視有不堪用者知州通判并主兵官並
貶秩嘉祐四年詔京師所製軍器多不鋒利其選朝
臣各一員揀試之七年詔江西制置賊盜司在所有
私造兵甲匠並籍姓名若再犯者并妻子徙淮南熙
寧元年始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李評
料簡弓弩而增脩之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李宏所

字四百八十九
戲蓋弩類也。以檠為身，檀為梢，鐵為轆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皆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以聞。又詔內庫凡器甲擇其良若干條，上四年詔諸路遣官詣州分庫藏甲兵器為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峽不與。五年，帝匣斬馬刀以示祭，挺挺謂製作精而操擊便，乃命中人領工造數萬口，賜遣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為大環。是歲詔權三司度支副使沈起詳定軍器制度。

起以為一己之見，有限宜令在京及三路主兵官監官工匠審度法度所宜，庶可傳久。詔從之。時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賊盜，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之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貴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敬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脩。

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
枲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
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今錢
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
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
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如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
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徃徃不可用此可
見法禁之張弛矣大抵粵為此言以迎逢上意欲妄
更舊制也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粵判
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是軍

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
院凡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
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軍器監奏以
利害頒諸路作院為式是年冬以騎兵據大鞍不便
野戰始製小鞍皮鞆木鞞長於回旋馬射得以馳驟
且選邊人習騎者分隸諸軍時周士隆上書論廣西
交趾事請為車以禦象陣文彥博非之安石以為自
前代至本朝南方數以象勝中國士隆策宜可用因
論自古車戰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試以觀其孰利
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乃詔試車法令沿河

採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式造戰車以進七年判
監呂惠卿言其所上弓式及其他兵器制度下殿前
馬步三司令定奪去取而逐司不過取責軍校文狀
以聞非獨持其舊說不肯更張又其智慮未必能知
作器之意臣於朝廷已行之令非敢言改乞就一司
同議帝乃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皆曰便時軍器監
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不以常制選官馳往州
縣根括牛皮角筋能令數美次第加將大是歲始造箭
曰狼牙曰鴨嘴曰出尖大四楞曰一插刃鑿子凡四種
推行之八年詔河北拒馬或多以竹為之不足當敵

令軍器監造三萬具赴北京澶定州又令計河北所
少兵器製造其不急者毋得妄費材力又詔民戶馬
死舊不以報官者並報輸皮筋以充用帝慮置監未
有實効而虛用材後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令條
畫以聞軍器監奏置監以來增造兵器若干為工若干
視前器增而工省帝復詰之且令與御前工作所
較工孰省驗器孰良王韶謂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
且往年軍器監檢察內臣折剝弓弩隙由此生今
令內臣較按軍器監又如曩日相傾無已帝曰比
累累說軍器監事若不較見事實即中外便以為

字四下百令八八
聽小臣譖愬今令得實行法所以明曲直也安石曰
誠當如此若每事分別曲直明其信誕使功罪不蔽
則天下之治久矣王韶曰軍器監事不須比較帝曰
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朝廷治事唯欲直而
已其後安石卒以辯口解帝之疑而軍器監獲免欺
冒之罪冬十月軍器監欲下河東等路采市曲木為
鞍橋帝以勞民費財不許是時河東陝西廣南帥臣
邀功不已請增給兵器帝各令給與之至是有乞以
耕牛博買器甲者元豐元年冬廊延路經略使呂惠
卿乞給新樣刀軍器監欲下江浙福建路製造帝

不許給以內南庫短刃刀五萬五千口二年御批有
曰河東路見運物材於緣邊造軍器顯為迂費張皇
可令軍器監速罷之三年吉州奏奉詔市箭筈三十
萬非土地所產且民間不素蓄乞豫給緡錢期以一
年和市從之時西邊用兵久不解四年春陝西轉運
使李稷奏本道九軍什物之外一皆無之乞於永興
軍庫以餘財立法營辦七月涇原路奏脩渭州城畢
而防城戰具寡少乞給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槍三劍
箭各欲依法式製造詔圖樣給之五年七月廊延路
計議邊事所奏乞緡錢百萬工匠千人鐵生熟五

計字四百八十八
萬斤牛馬皮萬張造軍器並給之八月詔令沈括以
劈陣大斧五千選給西邊諸將十一月陝西轉運使
李察言本路都作院五宜各委監司提舉從之六
年二月詔熙河路守具有闕給羶三千領牛皮萬張
運送之八月從環慶路趙尚之請以神臂弓一千箭
十萬給之未幾賜蘭會路藥箭二十五萬七年陝西
轉運副使葉康直言秦鳳路軍器見闕名物計四百
三十餘萬使一一為之非十餘年可就乞自京給賜
詔量給之帝性儉約有司造將官皮甲欲以生絲染
紅代鼈牛尾為瀝水帝惜之代以他毛於一弓一

矢一甲一牌之用無不盡心焉弓曰闊閃促張弓罷
長稍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纒竹穿皮為之以易桐
木牌改素鐵甲為編挨甲其法精密乃劉昌祚尹
杅閻守勲等所定制度云八年十月詔內外所造
軍器以見餘物材工匠造之兵匠民工即罷遣之
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
收貯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八月詔太僕少卿高遵
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
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為歲課務得中道他非要切並
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紹聖三年有

司言州郡兵備全為虛文恐緩急不足備禦請稍推行熙寧之詔常令封樁排垛依雜隊法從之元符元年詔江湖淮浙六路合造神臂弓三千箭三十萬二年臣僚奏乞增造神臂弓於是軍器監所造歲益千餘弓是歲詔河北沿邊州城壁樓櫓器械各務脩治有不治者罪之先是二廣路土丁令依熙寧指揮脩置器械三年知端州蕭利上疏極言傷財害民其弊非一乞住買槍手器械疏奏不報崇寧初臣僚爭言元祐以來因循弛廢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脩治官吏攷察一如

熙寧時矣時有詔造五十將器械從工部請令內外共造由是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立焉初從邢恕之議下令創造兵車數十乘買牛以駕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且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姦吏旁緣而因為民害者深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言兵車之式若用許彥圭所定則車大而費倍若依往年二十將舊式則輕小易用且可省費詔卒以許彥圭式行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由正塗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

百令八个字
之用兵盡在極邊下砦駐軍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一被追襲遂非已有臣屢觀戎馬之間雖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為用况於車乎臣聞此車之造許彥圭因姚麟以進其說朝廷以麟熟於邊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其車比於常法闊六七寸運不合輟東來兵夫牽輓不行以致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棄車而逃者徃徃而是夫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難運致則為諸路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彥圭但圖一官之得不知有誤於

國此而不誅何以懲後今乞便行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元豐之時河北河東路軍器監季終委逐路職司更互攷察元祐罷之四年因工部之請復行之大觀二年手詔曰前東南備禦指揮深慮監郡縣吏急切者倚法害民廢職者慢令失事如築城壁造軍器收戰馬習水戰之類並可量度工力計以歲月漸次興作每得急遽科歛及差雇百姓使急不擾民緩不廢事然後為稱尋詔限十年一切畢工四月罷黎雅等州市羗牛尾慮為民害八月提舉御前軍器所奏乞如崇寧五年指

揮下諸路買牛角四十萬隻筋十萬斤從之政和二年二月詔諸路州郡造軍器有不用熙寧法式者有司議罰具為令六月又詔並用御前軍器所降法式前二月指揮勿行三年詔馬甲曩用黑漆今易以朱是歲姚古奏更定軍器曩時甲一副今拆造三副曩時手刀太重今皆令輕便易用曩時神臂弓礮二石三斗今礮一石四斗從之悉下諸路改造六年軍器少監鄧之綱奏國家諸路為將一百三十有一訓練士卒各給軍器以備不虞惟河北諸將軍器乃熙寧時造精利牢密冠於諸路臣恐歲久因循多

致損弊乞自河北陝西路為首令諸路一新戎器仰稱陛下追述先志儲戎器壯國威之意從之七年之綱三上奏一言脩武庫二言整軍器大省國用詔并之綱為大監又遷一官時宇文粹中賜對宗政殿奏武庫事因奏武庫有祖宗所御軍器十餘色乞編入鹵簿圖志遇郊兵重禮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且示不忘創業艱難意是年御筆以武庫當脩軍器近一億萬其中箭鏃五千餘萬用平時工料須七十年餘然後可畢於是令鄧之綱分給沿流作院限三年脩之而權住三年上供軍器八年以

之綱奏諸路歲起上供料買分數特免三年綱發然自時厥後申明郡縣牛皮角筋之禁紛然為害者之綱之請也宣和元年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鄭濟奏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額製造軍器今年製造已足躬親試驗並依法式不誤施用詔加旌賞以為諸路之勸然自是歲督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嘗闕繕脩無虛歲而每稱弊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而馴致靖康之禍矣靖康初兵仗比關詔書屢下嚴立賞刑而卒亦無補時通判河陽州事張旂奏曰河陽自今春以來

累有軍馬經過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為寄頓其實棄遺避逃征役拘收三日間得器械四千二百餘物此乃太原援師尚且棄捐器甲則他路軍馬事勢可知宜諭民首納免貽他患帝善旂奏賞以一官初御前軍器監軍器所萬全軍匠以三千七百為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為額紹興初後兵纔千人之增至五千六百餘又於諸道增二千九百餘本券外復增給日錢百七十月米七斗半於是內庫累歲兵械山積而諸軍悉除戎器三十一年詔工匠

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物料悉蠲之有司奏物料減
三之一工匠二千雜役兵五百為額舊軍器所得專
達建炎中嘗以閹官董慈提舉尋罷之紹興五年
隸工部復以中人典領三十年工部言非祖宗建官
意詔依條檢察孝宗受禪增提點官一員御史力論
其不可復隸工部焉之造車之制渡江後東南地多
沮洳險隘不以車為主宗澤李綱有戰車法王大智
獻車式皆不復用而屬意甲冑弧矢之利矣建炎初
上諭宰執曰方今戰士無慮三十萬若皆被堅執銳
加以弧矢之利雖彊敵無足畏也造弓必用良工善

價紹興三年提舉製造軍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裝
甲一又長齊頭甲每一甲用工百四十一短齊頭甲
用工七十四乞以本所全裝甲為定式席益言諸州
造馬蝗弩不若令造弓詔並改造弓弩內馬蝗弩
改手射弓紹興四年軍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造甲
緣甲之式有四等甲葉千八百二十五表裏磨銍
內披膊葉五百四每葉重二錢六分又甲身葉三
百三十二每葉重四錢七分又腿裙鶻尾葉六百
七十九每葉重四錢五分又兜鍪簾葉三百一十
每葉重二錢五分并兜鍪一孟子眉子共一斤一

晉一木字
兩皮線結頭等重五斤十二兩五錢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兩若甲葉一一依元領分兩如重輕差殊即棄不用虛費工材乞以新式甲葉分兩輕重通融全裝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詔勿過五十斤三十二年詔江東安撫司造木弩五千箭五十萬隆興元年御降木羽弩箭式每路依式製箭百萬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到木鶴背弩二千箭十萬又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淮東總領朱佺言曰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敵箭衝突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

穿重甲最為利器往歲調發弓不免損失存者歲久亦漸弛壞今考諸軍見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人合用兩弓一弓一日上教一弓備出戰合用弓萬七千六百八十有四僅存六千五百七十有四餘皆不堪施教乞下鎮江都統司足其額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圖言弓矢之利貴於便疾神臂弓斗力及遠屢獲其用後又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軍中多言其發遲每神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若臨敵之際便疾反出神臂下上曰平原曠野宜用神勁弓西蜀崇山峻嶺未知孰利詔金州都統

司詳議以聞既而都統制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頭箭諸軍用之誠便疾神臂不及也詔從其便楚州兵馬鈐轄言弩之力勁者三十石次者十五石矢之鏃狀若鏃所發何啻數百步洞穿數人江上諸軍有弩式皆廢不脩詔兩淮荆襄沿邊城守各製二十枝御前軍器所亦如之紹熙而後日造器械數目山積開慶元年壽春府造廳筒木弩與常弩明牙發不同箭置筒內甚穩尤便夜中施發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遠聞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為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椽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陣籬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志卷第一百五十

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一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樞密院事都總裁朕等奉

勅修

兵十二

馬政

國馬之政歷五代寢廢至宋而規制備具自建隆而後其官司之規廐牧之政與夫牧市之利牧地之數支配之等曰券馬曰省馬曰馬社曰括買沿革盛衰

皆可得而考焉凡御馬之等三

入殿祇候十五匹別駕十四匹從駕二十

匹給用之等十有五

曰揀中曰不得支使曰添價曰國信曰臣僚曰諸班曰御龍直

曰捧日龍衛曰拱聖曰驍騎曰雲武騎曰天武龍猛曰配軍曰雜吏曰馬鋪

群號之字十

有七曰左曰右曰方曰與曰立曰永曰官曰吉曰天曰主

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叱撥之別八青之別二白之

之別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駒之別八駮騰之別六

駮之別七其官司之規則太祖承前代之制初置

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二使領之太平興國

五年改飛龍為天廐坊雍熙四年改天廐為左右驥

驥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真宗咸

平元年朔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

分給諸監三年置群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群牧司

京朝官為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

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洛州

曰廣平衛州曰淇水並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

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

州曰安國中牟曰淳澤許州曰單鎮四年以知樞密

院陳堯叟為群牧制置使又別置群牧使副都監增

判官為二員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驥驥院

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諸監

各置勾當官二員又置左右廐提點又置牧養上下

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又詔左右驥驥院諸坊

監官並以三年為滿如習知馬事願留者群牧司以

宋史一百九十八

聞而徙涖他監焉其廐牧之政則自太祖置養馬務二葺舊務四以為牧放之地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疋內阜充物始分置諸坊牧養之時殿直李諤坐贓監牧許州盜官殺馬多死并主吏斬於市又詔擇豐曠地置牧龍坊八以便牧養淳化二年十二月詔圉人取善馬數十疋於便殿設阜棧教以秣飼且以其法諭宰執仍頒于諸軍復以醫馬良方賜近臣嘗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蕃息足資軍用至是守倫復言諸坊牧

馬萬疋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當嚴責罰若馬百疋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即籍以聞牧放軍人當募少壯充役並從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宥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當是時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斤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驥驥

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為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為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於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既而詔取原武監馬赴京師移河北孳生馬牧於原武八年群牧司上言原武地廣而馬少請增牧數詔以淇水第二監四歲馬屬原武歲取河北孳生四歲馬分屬淇水第二并原武監移原武下等馬牧于靈昌鎮廢監

仍隸原武九年詔諸監孳生駮馬四時遊牧勿復登廐明道元年議者謂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騏驥院馬洛陽單鎮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景祐二年揀河北諸監馬一千九百牧於趙州界隸安陽監既而詔廣平廢監留其一以趙州界牧馬復隸焉所餘一監毋毀廐舍四年復以原武第二監為單鎮移于長葛縣以縣令都監兼領之三年詔院坊監馬歲留備用外餘為兩

字四百令八個
群牧于咸豐門外牟駝岡凡收養病馬估馬司驥驥
院取病淺者送上監深者送下監分十槽醫療之天
聖六年詔月以都監判官一人提舉八年言者謂上
監去京城遠送病馬非便詔廢之以病淺馬分屬左
右驥驥院六坊監季較拋死數歲終第賞罰更以驥
驥院官送往提舉明道二年復置上監易名天垵養
無病馬病馬并屬下監景祐二年詔以收養監馬團
群牧于陳許州界鳳凰陂免耗芻菽歲以為常治平
二年詔院坊監馬之病不堪估賣者送淇水第一監
別為一群以牧養之凡馬之孳生則大名府洛衛相

州七監多擇善種合牝牡為群判官歲以十二月
巡行坊監閱二歲駒點印第賞收兵諸軍收駒及
二歲即送官天聖七年群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
判領同群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
不及四分並罰奉死數少生駒多即奏第賞三歲
都比以該賞者聞今請申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
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滿較總數為賞罰詔從之
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監每監歲定牝馬二
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為定數治平二年
詔諸監生駒滿三十月已上每歲點印選牡之良

者送淇水第二監餘雜大馬悉送河南三監其淇水
第二監馬候滿六十月給配諸監諸監牝馬滿三十
月本監別立群牧放候滿五十月乃撥配他監凡收
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
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
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網遣殿侍部送赴
關或就配諸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
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眾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
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
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

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
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
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亶府河西則
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
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
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
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太祖時歲
遣中使詣邊州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界盜馬入
中國官給其直時方留意撫綏詔禁之太平興國四
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是六年詔內屬戎人驅馬詣

字四百令上木
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民無得私市十二月
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駑又禁其私市歲入數既
不充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
即印識之許民私市焉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八
年有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
易之天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國馬倍於先朝廣費芻
粟乃詔以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先是市馬以
三歲已上十三歲已下為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
十歲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為言乃詔入券
并省馬市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明年詔府州寄

嵐軍自今省馬三歲四歲者不以等第五歲已上十
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許綱送估馬司餘非上
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
言蕃部以馬抵永康軍中賣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
蜀山川道路非計之得乃詔罷之四年群牧司奏河
北諸軍鬻馬請製等杖六付天雄軍真定府定瀛貝
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
七寸至四尺二寸九六等其直自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十至八
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備邊兵戶絕錢充直以第一

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詔
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
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宰臣樞密
使聽畜馬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
雜閣門使已上三升朝官閣門祗候已上一餘命官
至諸司職員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
步軍都指揮至軍頭司散員副兵馬使皆勿括並邊
七州軍免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者
官給二年詔河北州軍置場市馬雖除等樣如聞所
得不廣宜加增直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二等二萬六

千第三等二萬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馬即依舊直
仍自第二等以下遞減一寸慶曆四年詔河北點印
民間馬允收市外見餘二萬七百除坊郭戶三等鄉
村三等已上養飼如舊餘點印者悉集揀市五年出
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于府州岢嵐軍六年詔陝西
河東社馬死者本管鬻錢以助馬直至和元年詔蜀
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瘠自今以春秋冬部送陝西四
路總管司二年脩陝西蕃馬驛群牧司每季檄沿路
郡縣察視之邈州巡檢兵校聽自市馬官償其直又
詔陝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于秦州歲以為

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于府州以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路費一馬計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給以解鹽交引即不耗度支縑錢其券馬姑存以來遠人歲可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群牧司七年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奏舊制秦州蕃漢人月募得良馬二百至京師給綵絹銀挽腰帶錦襖子蕃官回紇隱藏不引至者並以漢法論罪歲募及二千給賞物外蕃部補蕃官蕃官轉資回紇百姓如等給賞今原渭德順軍置場市馬請如秦州例施行詔

從之先是詔議買馬利害吳奎等議於秦州古渭永寧砦及原州德順軍各令置場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疋充馬直不足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詔行之八年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砦舊以鈔市馬自脩古渭砦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砦中場蕃部馬至徑鬻于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請原渭州德順軍買馬官永興軍養馬務如原州德順軍并渭州同判三年為任悉以所市馬多少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

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充豪商錢至秦州所償止
得六百今請於京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易使得
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岐雍
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群牧司請如何言施行是歲
詔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闕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
三十千久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曆詔書第三等三
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
絹三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衆官軍仰
給焉先是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
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六抵國初市馬歲僅得

五千餘元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元
嘉祐以前原渭德順九二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元
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元允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
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
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不預焉歲久官失
其籍界埃不明廢置不常而淪於浸冒者多矣淳化
二年十二月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侵民田遣
中使檢視疆理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
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
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

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群牧
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
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
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
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留有
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
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
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
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群牧
使歐陽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暨

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
今則沒入蕃界淪於侵佃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
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
養此唐樓煩監地迹此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
舊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
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
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
尋可廢罷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千河南六監三萬
二千而河北六監則二萬三千凡支配騏驥院估馬

字四百八十八
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闕于便殿數毋過二百凡配
軍視其奉錢之數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錢
自一千至三百為四等差次給之至五月權止外州
軍士闕馬先奏稟乃給荆湖路歸遠雄武軍士配以
在所土產馬凡闕馬軍士以分數配填慶曆四年詔
陝西河北河東填五分餘路填四分他州軍府界巡
檢兵校聽自市官償其直毋過三十千是歲詔諸路
以馬給軍士比試武技優者先給比試兩給闕馬十
疋以下全給十匹以上如舊數支至和元年詔軍士
戍陝西河東河北填七分餘路填六分凡主兵官當

借馬者至罷兵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賜所借馬
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軍都
指揮使一外州在官當借馬者經略使三總管鈐轄
二路分都監承受極邊砦至監押都巡檢把截保丁
指使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論以違制實
元元年詔群臣例賜馬者宰相至樞密直學士使相
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緣姻事當賜者如舊制餘給以
馬直少卿監已上三十五千內殿承制已下二十三
千凡群臣假官馬進奉者置籍報左藏庫償直四
十千其後多負不償乃詔借馬者先輸直久逋不

字四百八十八
償者剋其奉料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為
給地牧馬神宗嘗患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彥博曰
群牧官非人無以責其成效其令中書擇使郊舉判官
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於是比部員外郎崔台符
權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劉航及台符剛定群牧
敕令以唐制參本朝故事而奏決焉熙寧元年又手
詔彥博等曰今諸州守貳雖同領群牧而未嘗親蒞
職事其議更制應監牧郡守貳並朝廷選授與坊監
使巨皆第其能否制賞罰而升黜之宜立法以聞
又手詔曰方今馬政不脩官吏無著效豈任不久

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
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
脩舉後世稱為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
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
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
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
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
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
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
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

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驎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允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先是群牧司請於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沿所各置

一監以便給軍乃遣官下諸路詳度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請發沙苑馬五百置監於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兩使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初內外班直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風雨勞逸之不齊故多病斃圉人歲被榜罰吏緣牧事害民

等四百令不
棚井科率無寧歲四年十月乃命同脩起居注曾
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
田募民出租詔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
月芻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
水兩監為一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
而兩監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
復屬之群牧司始議廢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
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
孳息非便詔元終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
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

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
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為緡錢
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
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
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
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
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脩治京城焉後遂廢高
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
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淤田司請廣行淤溉增
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

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自群牧使而下賜賚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書丞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按租地約三年中價以定歲額若催督違滯以擅支封椿法論初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奏於岷州床川荔川閬川若通遠軍熟羊若置牧養十監議者繼言蕃馬法帝欲試之近甸六年手詔樞密院牧馬重事經始之際宜得左右近臣以總其政今自霧澤陂牧馬所造法始於畿內置十監以次推之諸路宜令樞密院

都承旨張承一副都承旨張山甫經度制置權不隸尚書駕部及太僕寺有當自朝廷處分者樞密院主之已而其說皆不效八年同提舉經度制置曹誦言自崇儀副使溫從吉建議朔孳生監迄今二年駒不蕃而死者益衆乃命御史臺校覈自置監以來得駒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已十分之六於是責議者及提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於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

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朔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

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時又有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覲言先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臺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墮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群牧司者專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崇寧中始詔如元豐舊制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

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炳內殿崇班王景儉充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

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

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布也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疋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馬之數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

四百他路自二百疋以下至河東路僅九疋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及行也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硤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

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死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砦關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

皆趣令牧守提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衆七年有司言給地增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

字晉令公
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夷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後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接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

四百八十八
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侍病斃通償者保戶
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
肥瘠禁苛留者九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時河東騎軍馬萬一千餘疋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
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
馬九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
之以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
密院樞密院以為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
一馬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

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况減軍馬
五千足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改漸令
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為限於理為可中書謂官
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
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
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
九年京畿保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草而增馬
數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騎戰且
以本路益自錢給之每二十五令市一馬仍以五
年為限七年詔京東西路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

四百八十八
足疋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
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
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
陳也翔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
每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充肥及孳息者
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
許次丁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
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為二年半
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
姓未喻上意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

市八疋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
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哲
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
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
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
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
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
而保馬遂罷 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
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魯孝寬以
為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

四百八十八
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元豐三年春以
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
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
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
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
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
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
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
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
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

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
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
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
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
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為生誠
為便利已而得駒庫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
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
闕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時
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
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

四百八十八
兵河東就給本路廊延益以求興軍等路及京西坊
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
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
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至於牧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
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
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坊
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
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復先是麟府路上
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於熙河而又多去贏德乃罷本

路博易令軍馬司自市時又以邊臣之議市岢嵐火
山軍土產馬以增戰騎既又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趣
利尋替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熙寧
七年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
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延慶言威雅嘉
瀘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委知州砦主
以錦綵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人盜邊及
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戎黎買馬元豐中軍
興乏馬六年復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
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

州靈關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元祐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寧五年增熱州市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馬者惟沈黎所市為多其他如戎瀘等州歲與蠻人為市第存德極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熙寧中罷券馬而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不下槽出牧三司復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歲償群牧者為緡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紹聖初提舉買馬陸師閔奏復行之令蕃漢商人願

以馬結券進賣者先從諸場驗印各具其直給券送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為券馬既盛行則綱馬可罷行之三年樞密院言券馬死不及釐而綱馬之死十倍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脩撰以賞其功時議既不以券馬為是主管買馬閔亦言其枉費然曾布力行之崇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市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馬命知熙州王韶為之而以提點刑獄為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

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徃來督市馬者元豐三年復罷為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認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六年買馬司復罷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

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市馬之數以時增損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馬萬七千一百疋而群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疋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疋三年而會之以十分為率及六分七釐者進一官餘分又折為三

四百令九人
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優
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
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死歲費五十萬緡後
遂以為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崇寧四年提舉
程之邵孫鼇抃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死各遷一官
鼇抃仍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
前良馬及三萬死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
漸等更以遵用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
如此類頗衆賞典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充數而
已支配舊制自御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

馬為下熙寧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
帶甲馬示不忘疆場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
使臣閣門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
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
去歲給安南行管及兩省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
馬總二千餘疋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
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熙寧初詔
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
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餘萬以充其費
其後陝西馬社苦於斂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

四百令八八八
更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即以為買馬之數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為定制元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陸師閔於歲額外市馬三萬疋給廊延環慶路正兵餘支弓箭手仍攤不限分數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之馬復給度僧牒令帥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於饒州守倅領之擇官

田為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十九年詔馬五百疋為一監牝一而牝四監為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郢鄂間牝牝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元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秦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出易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路十一

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慶元初合川秦兩司為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為萬二千九十四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諸軍馬凡五十八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千

六百緡歲發二衙馬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新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溢額覲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買馬必茶錦不堪藉口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千州馬良者二百進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廣馬者

字四百八十八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下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
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祀
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
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
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純四千廉州鹽二
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頭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
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
土人云尤駟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
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蕃本自無馬
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

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若求市馬知邕州姚恪
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
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
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
自產小駟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
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
赴三衙餘以付江上諸軍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
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
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
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

後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面寧
 即放歸又云陳巖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
 其驗也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
 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複
 嶺盤回斗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
 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
 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
 領豈馬政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志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史一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書省前書省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盤
 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
 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
 懼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
 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

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廢始
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
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宋興承五季之
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
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寔盛士
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
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
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
之盛幾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儉邪
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

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
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據其實
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
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實儀
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
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
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
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
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

又爲儀制令一卷當時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爲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爲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

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勳挫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

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爲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爲驛令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熙寧初置局脩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脩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九五等有等

四百九十
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
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
脩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
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
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
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
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剛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
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判定哲宗親政
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
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

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
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
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之徽宗
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
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
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
宜令具錄付編脩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剛脩成
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
前凡所施行類出入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
條法與政和敕令對脩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

四百九十一
者自官制後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衝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脩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至乾道時臣僚

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自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書號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頒之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乃為具例淳熙初詔除刑部許用乾道刑名斷例司勳許用獲盜推賞例并乾道經置條例事指揮其餘並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書尚多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以其書散漫用

法之際官不暇徧閱吏因得以容姦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為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鏗始上其書為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一年前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為成法者或已有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為常法者條目濶繁無

所遵守乞攷定之淳祐三年四月敕令所上其書各得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脩改者百四十條初不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時有增損不可勝紀云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宋興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寔用儒臣務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時者著之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杖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

計字四百九十九
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
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
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
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
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
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
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
徒罪決而不役先是藩鎮跋扈專殺為威朝廷姑息
率置不問刑部按覆之職廢矣建隆三年令諸州奏
大辟案須刑部詳覆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

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自
是內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懼刑部大理
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或終身不
進由是皆務持平唐建中令竊盜贓滿三匹者死武
宗時竊盜贓滿千錢者死宣宗立乃罷之漢乾祐以
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法周初深懲其失復遵
建中之制帝猶以其太重嘗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
為限既而詔曰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
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
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

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贓論
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
白長吏得判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為私罪時
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
率意用法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
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
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
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桎械貧不能自存者
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即時決遣毋淹滯自是每
仲夏申勅官吏歲以為常帝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

允御史大理官屬尤嚴選擇嘗謂侍御史知雜馮炳
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
此所望於卿也賜金紫以勉之八年廣州言前詔竊
盜贓至死者奏裁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不俟報帝
覽奏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穢穿窬固其常也因詔嶺
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十
貫以上乃死太宗在御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
臨決之每能燭見隱微太平興國六年下詔曰諸州
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佐滋蔓踰
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

四百令十
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
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
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
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然州縣禁繫往往猶以根窮
為名追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
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
檢察三五日一引問䟽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
者命官即往決遣寃滯則降黜州之官吏會兩浙運
司亦言部內州繫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
懼朝廷詰其淹滯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

深譴募告者嘗是先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
在或寅緣細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張齊賢又
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慮問若顯負沈屈致罷官
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俟旨其干繫者免錮送迺詔
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雍熙元
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禁日數以
聞俾刑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繫禁三百
人者迺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咸準
禁數件折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
繫系者有司駁奏之開封女子李嘗繫等登聞鼓自言無

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
 置之李無它親獨有父有司因繫之李又詣登聞訢
 父被繫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繫輦轂之下尚或如此
 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
 固不辭勞尔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
 往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審決刑獄吏之弛怠者
 劾其罪以聞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始
 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帝嘗謂宰相曰御史臺閣門之
 前四方網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
 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濫豈

可得也乃詔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得專任胥吏又嘗
 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按覆動
 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
 所係即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不須
 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群臣受詔鞫獄獄
 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
 詳覆之而無疑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應奏疑案
 亦騎置以聞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
 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
 如舊制八月復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帝曰朕於獄杆

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寃滯耳十月親錄京城繫囚遂至自解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養黎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遵行不廢見各帝紀先是

太祝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後禮曰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明刑謹法之意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三年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令諸州訊囚不須眾官共視申長吏得判乃訊囚刑部張似言官吏枉斷死罪者請稍峻條章以責其

明慎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
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吏則停
任尋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闕天下所上案牘勿復
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為
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陛辭日帝必臨遣諭
之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
狀著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須刑部詳覆又
所駁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詳覆乃奏判刑部李昌
齡言舊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
斷語乃具奏至開寶六年闕法直官致兩司共斷定

覆詞今宜令大理所斷案牘寺官即署送詳覆得當
則送寺共奏否即疏駁以聞淳化初始置諸路提點
刑獄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即
馳傳往視之州縣稽留不決按讞不實長吏則劾奏
佐史小吏許便宜按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舞
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
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審刑院印訖
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
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
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決天下案牘大

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
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詔御史臺鞫
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
往慮問尋又詔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鞫問不
得專責所司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選
擇民有詣闕稱寃者亦遣臺使乘傳按鞫數年之間
刑罰清省矣既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
詔悉罷之歸其事轉運司至道二年帝聞諸州所斷
大辟情可疑者懼為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迺詔死
事有可疑者具獄申轉運司擇部內詳練格律者令

決之須奏者乃奏真宗性寬慈尤慎刑辟嘗謂宰相
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舉主以懲
其濫審刑院舉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
引用詳明者審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
日乃候進止裁處輕重必當其罪咸平元年從黃州
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
之餘責保于外景德三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
敕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即寘大辟頗垂
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
論決具獄以聞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

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遘東度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周知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又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必得人須性度平和有執守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內出御前印紙為曆書其績效代還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實以深罪知審刑院朱選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證左明

白望論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從之御史臺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變尚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凌遲者先斷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蓋真宗仁恕而慘酷之刑祖宗亦未嘗用初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為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况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

字四百九十一
王聖祖
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
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
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
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敕裁合依法者盡冬月
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
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
以布聖澤於無窮况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
延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
實水旱不作矣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
不同行之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天禧四年乃詔天

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賊
偽造符印厭魅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
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
住區斷遇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
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在仁宗時四方無事戶
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於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詔
內外官司聽獄決罪須躬自閱實毋枉濫淹滯刑部
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
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獄疑者讞所從來久
矣漢嘗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所以廣聽察防

字四百九十一
王重刊
繆濫也時奏讞之法廢初真宗嘗覽囚簿見天下斷
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
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
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訟革而有司終慮淹
繫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
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
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
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
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
獄疑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徃徃增

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
下死罪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
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
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
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
矜者聽上請天聖四年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
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
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
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
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

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繫獄乃不以聞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詔從其說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為言詔毋過十五兩初真宗時以京師刑獄多滯寃置糾察司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八年御史論以為非體遂詔勿報祖宗時重盜剽禁柘之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法官議謂當如舊帝意欲寬

之詔死者上請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籠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改官法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獄有重辟獄官毋預燕遊迎送凡上具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減十日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斷者謂之急按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言斷獄有期日而炎暘之時繫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兩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後

猶以斷獄淹滯又詔月上斷獄數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參考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為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隸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兵反重於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為兵而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慶曆五年詔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

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承平日久天下生齒益蕃犯法者多歲斷大辟甚衆而有司未嘗上其數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紘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凡在京班直諸軍請量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為侵漁神宗謂非所以愛養將士之意於是詔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

千九百餘緡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為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百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做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諸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倉法編敕所脩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賞雖按問亦全

給呂嘉問嘗請行貨者宜止以不應為坐之刑部始減其罪及哲宗初嘗罷重祿法而紹聖復仍舊熙寧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隣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

四百九十八
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
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
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棧之中非
重地亦以重論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
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
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充鄆
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
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寔益廣矣元豐敕重
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
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復立妻孥編管法至元符三年

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敕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
輕賊有多少今以賊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賊
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賊重論死是盜之生死
係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
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
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
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賊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
切害者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
汙辱良家或入州縣鎮若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
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

重不失其當矣及布為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賊應絞者並減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充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先是諸路經畧鈐轄不得便

宜斬配百姓趙抃嘗知成都乃言當獨許成都四路王安石執不可而中書樞密院同立法許之其後謝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誅釋多不當於是中書復剛定敕文惟軍士犯罪及邊防機速許特斷及抃移成都又請立法御史劉季孫亦為之請依舊便宜從事安石寢其奏武臣犯賊經赦叙復後更立年考并遷帝曰若此何以戒貪吏故命改法熙寧六年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等定議上之大槩倣文臣叙法而少增損爾七年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奉元豐二年成都府利路鈐轄言往

四百九十九
時川陝絹匹為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比
銅錢之一近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
之罪多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元
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斷讞奏獄每二十緡以
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大事
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為限若在京八路大
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舉劾約法
狀並十日三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
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
日小事十日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

之小事參之一其臺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十日斷用
七日議用三日五年詔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
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
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
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
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
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
斷異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
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
其職六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按干邊防軍政者刑

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刑部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轄將校節級與首率眾者徒一年情輕則杖百雖自首不免政和間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邇來有司廢法不原輕重加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吾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以稱欽恤之意又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傷膚敗體有惻朕

懷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條制違者以違御筆論又曰其情理重害別被處分若罪至徒流方許制勘餘止以衆證為定仍取伏辨無得輒加摠考其合庭訓者並送太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為命官立文其後相因學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罪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後從去官法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于法訶察其嚴故姦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

不足紀也

志卷第一百五十二

志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史二百

開禧儀同三司權輿國事重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選事都總制等奉
勅修

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來其所自斷則輕重
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專用已私以亂
祖宗之成憲者多矣乾德伐蜀之役有軍大校割民
妻乳而殺之太祖召至闕數其罪近臣營救頗切帝
曰朕興師伐罪婦人何辜而殘忍至此遂斬之時郡
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

三年董元吉守英州月餘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
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峽州民范義超周顯
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
留幸脫走至是擒義超訴有司峽州奏引赦當原帝
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邪命正其罪八年
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帝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
止於投竄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網之密耶
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太
平興國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獄訟冤濫會歸

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管園戶病創死帝聞之
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
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
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
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
婦者同凡人論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
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
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伏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
錄司案問頗得其侵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于上以
其毒無顯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擊登聞鼓稱冤

帝召問張盡得其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鞠問乃劉有姦狀慙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及左右軍巡使等削任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欺隱王氏財物及推吏受贓者並流海島餘決罰有差司錄主吏賞緡錢賜束帛初元言之繫左軍巡卒繫縛榜治謂之鼠彈等極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冤酷如此况四方乎端拱間虜犯邊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縣監軍段重誨等棄城遁請論以軍法帝遣中使就斬之既行謂曰

此得非所管州軍召之邪往訊之乃決使至果訊得乾寧縣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咸平間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多為姦賊知饒州韓昌齡庶得其狀乃移轉運使馮亮坐決停職遂搃登聞鼓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偽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狀真宗察其詐於便殿自臨訊永昌屈伏遂斬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事貶郢州團練副使曹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賊計四十萬御史臺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過也論如律其縱捨輕重必當於義

多類此凡歲饑強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餽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即降救饑民為盜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衆司馬光時知諫院

言曰臣聞救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為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遇凶年劫盜斛斗輒寬縱之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救文豫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徑薄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

四百八十八
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
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
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
更多也事報聞帝嘗御通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
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
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衆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
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
饉州縣不能振恤饑孱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
不亦甚乎仁宗聽斷尤以忠厚為主隴安縣民誣平
民五人為劫盜尉悉執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

家辨于州州不為理悉論死未幾秦州捕得真盜隴
州吏當坐法而會赦帝怒特貶知州孫濟為雷州參
軍餘皆除名流嶺南賜錢粟五家復其役三年因下
詔戒敕州縣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
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
生而獄吏雖廢復得叙官命特治之會赦勿叙用尚
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
說嘗失入人死罪不與其重人命如此時近臣有罪
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贇言情有輕
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

四百八十八
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
近臣間有干請輒為言官所斥諫官陳升之嘗言有
司斷獄或事連權倖多以中旨釋之請有緣中旨得
釋者劾其干請之罪以違制論許之仁宗於賞罰無
所私尤不以貴近廢法屢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
輒行未嘗屈法以自徇也知號州周日宣詭奏水災
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
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東墊溺官私廬舍意
實在民何可加罪英宗在位日深於政令未及有所
更制然以吏習平安慢於奉法稍欲振起其怠惰三

班奉職和欽貸所部綱錢至絞帝命貸死免杖刺隸
福建路牢城知審刑院盧士宗請稍寬其罪帝曰刑
故而得寬則死者滋衆非刑期無刑之道俟有過誤
貸無傷也富國倉監官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會
恩當減帝特命奪官停之熙寧二年內殿崇班鄭
從易母兄俱亡於嶺外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
父母在遠當朝夕為念經時無安否之間以至踰年
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
學究出身為碭山縣尉嘗納官贖父配隸罪請同舉
人法得免丁徭帝憫之復賜出身仍與注官九年知

四百八十八
桂州沈起欲經畧交趾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欽犯
豈管詔邊人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
爵編置遠惡州復讎後世無法仁宗時單州民劉玉
父為王德毆死德更赦王私殺德以復父讎帝義之
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贊父為人毆死贊幼
未能復讎幾冠刺讎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
以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
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強
其父與嫂為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為上請帝曰
罪人以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

下民雖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
殺其兄戕其姪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紹聖
以來連起黨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嗣位外事
耳目之玩內窮聲色之欲徵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
蔡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私變亂法制崇寧五年
詔曰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
省引用敕令以為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
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
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
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

行以大不恭論明年詔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為姦用法巧文寢深無復祖宗忠厚之志窮極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稍誅姦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未如之何矣高宗性仁柔其於用法每從寬厚罪有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杞擅殺人帝曰朕日親聽斷豈不能任情誅僂顧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為之獄官入對即以慘

酷為戒臺臣士曹有所平反輒與之轉官每臨軒慮囚未嘗不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鍊以為重輕也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尋以為秘書少監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頗多興獄今使為諫官恐四方觀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後詔用刑慘酷責降之人勿堂除及親民止與遠小監當差遣當建紹間天下盜起往往攻城屠邑至興師以討之然得貸亦衆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也豈可一一誅之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至待貪吏則極嚴應受贓者不許堂除及

親民犯枉法自盜者籍其名中書罪至徒即不叙至死者籍其貲諸文臣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贓罪人則去之是年由嚴真決贓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舊法棄市事上者帝曰何至爾耶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得已然豈忍實縉紳於死地邪在徽宗時刑法已峻雖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猶從重比中興之初詔用政和遞減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當國允所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諸獄具令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

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官給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輪官一員躬親監視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及斷過編配之數各置籍各路提點刑獄司歲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知州兼統兵者

非出師臨陳毋用重刑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
 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官黜責其
 最少者褒賞之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匹竊
 盜至二十貫者徒至是又加優減以二千為一匹
 盜至三貫者徒一年三年復詔以三千為一匹竊
 盜及凡以錢定罪遞增五分四年又詔特旨處死情
 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五年歲終比較宣州衢州
 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
 惠州二分六釐當職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體量
 公事邵州廣州高州勘命官淹係至久不報詔知

州降一官當職官展二年磨勘當行吏永不收叙德
 慶府勘封川縣令事七月不報詔知州勘官各抵罪
 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廣西催斷刑獄還言雷州海賊
 兩獄並係平人七人內五人已死帝惻然詔本路提
 刑以下重致罰十二年御史臺點檢錢塘仁和縣獄
 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輕半
 斤詔縣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詔禁囚無供飯者臨安
 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詔諸鞠獄追到
 下證人無罪遣還者每程給米一升半錢十五文二
 十一年詔官支病因藥物錢舊法刑部郎官四人分

字四百五十一
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叙審同僚而異事有防閑
考覆之意南渡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一員刑
部郎中初無分異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
無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應辰言之詔
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二十七年詔四
川以錢引科罪者準銅錢孝宗究心庶獄每歲臨軒
慮囚率先數日令有司進款案披閱然後決遣法司
更定律令必親為訂正之丞相趙雄上淳熙條法事
類帝讀至收騾馬舟舡契書稅曰恐後世有筭及舟
車之譏戶令戶絕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及二萬貫

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絕及二萬貫迺取之是有
心利其財也又捕亡律公人不獲盜者罰金帝曰罰
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財縱盜也又監司知州無額
上供者賞帝曰上供既無額是白取於民也可賞以
誘之乎並令削去之其明審如此且於用刑未嘗以
私廢法鎮江都統戚方以刻剝被罪宰臣陳俊卿言
內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聞之乃以內侍陳瑜李宗
回等付大理獄究其賂狀獄成決配之乾道二年下
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
來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隨意輕重之朕甚患焉其

四百八十八
自今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
罪用迪於刑之中勉之哉毋忽三年詔曰獄重事也
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
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為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
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五呂詔吾將大實於
罰罔赦六年詔以緝計賊者更增一貫以四千為
一匹議者又言犯盜以敕計錢定罪以律計緝今律
以緝定罪者遞增一千敕內以錢定罪亦合例增一
千從之臨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獄杖直獄子以無
所給至為無藉七年詔人月給錢十貫米六斗每院

止許置一十二人時州縣獄禁淹延八年詔徒以上
罪入禁三月者提刑司類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
其後又詔中書置禁奏取會籍大臣按閱以察刑寺
稽違與天不應問難而問難不應會而會者淳熙初
浙西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目詔頒之諸路提刑司
凡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
家紹興法鞠獄官推勘不得實故有不當者一案坐
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即致淹延乃令先決
罪人不當官吏案後以坐至是所司請更定死罪依
紹興法餘依乾道施行從之其後有司以覆勘不同

四百八十八
則前官有失入之罪往往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
年詔特免一案推結一次於是小大之獄多得其情
二廣州軍獄吏畏憲司點檢送勘之害凡有重囚多
斃於獄臣僚以為請乃詔二廣提刑司詳覆公事若
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有死
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
謂之後司獄成決於主帥不經屬官故軍吏多受財
為奸光宗時乃詔通曉條制屬官兼管之廣東路瘴
癘惟英德府為最其謂之人間生地獄諸司公事欲
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誣伏亟就刑責以出

五年臣僚言之詔本路監司公事應送別州者無送
英德府至寧宗時刑獄滋濫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
全年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
餘皆貸之乃詔諸憲其年歲終檢舉州軍有獄空并
禁人少者由省取旨嘉定四年詔以絹計贓定罪
者江北鐵錢依四川法二當銅錢一江西提刑徐似
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吏
姦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令於
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唱傷痕衆無異詞
然後署押詔從之頒之天下五年詔三衙及江上

四川諸軍以武舉人主筮後司公事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即位即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鬪殺已殺人者偽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犯枉法并自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徒從杖杖已一釋之大寒慮囚及祈晴祈雪及災祥亦如之有一歲凡數疏決者後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視臨安減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

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令人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指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貴望動籍其貲又以赴辦月椿及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諸重刑皆申提刑司詳

覆或具案奏裁即無州縣專殺之理往往殺之而待罪法無拘鎖之條特州縣一時彈壓盜賊姦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鎖之俾之省愆或一月兩月或一季半年雖亦鎖者亦有期限有口食是時州縣殘忍拘鎖者竟無限日不支口食淹滯囚係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拘鎖尉若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為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

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其事不常見初群巨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迺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戩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囚固非朝廷以廉耻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謫忠正軍節度

四百八十一
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為不法謫復州團練
副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
又十餘人皆御史王子韶啟其事自是詔獄屢興其
悖于法及國體所繫者著之其餘不足紀也八年沂
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反提點刑獄王
庭筠言其無迹但謗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編
配帝疑之遣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
筠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自縊死逢辭連宗室
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河中府觀察推
官徐革詔捕繫臺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

百祿與御史徐禧雜治獄具賜世居死李逢劉育及
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主簿張靖武進士郝士宣
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
編管餘連逮者追官落職世居子孫貧死除名削屬
籍舊勳勳官吏並劾罪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門
常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上之百祿謂士寧燹
惑世居致不軌且疑知其逆謀推問不服禧乃奏士
寧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為反因臣不敢同
百祿以士寧嘗與王安石善欲鍛鍊附致妖言死
罪卒論士寧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詔詳

四百八十八
劾理曲者以聞百祿坐報上不實落職若凌遲腰
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
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
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
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
馬光及謫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
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
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
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
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

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
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廟之
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竅以捺塞其塗又謂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
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
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
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
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
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軍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
自權侍郎以脩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

四百一十八
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傳粉故曰粉梁燾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令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十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

並勒傳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密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之取公案者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者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其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及

四丁十人
徽宗即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理
得罪自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既
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
罪乎序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
訴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
典刑會中書省亦請治惇序辰罪詔蹇序辰安惇並
除名放歸田里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責
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論黼欺君罔上
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朔方之釁黼主其謀
遣吏追至雍丘殺之取其首以獻仍籍其家又詔賜

拱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彥根括民田奪民
常產重斂租課百姓失業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捃
摭送獄多至憤死故特誅之暴少保梁師成朋比王
黼之罪責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臺諫極
論朱勔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
藏子姪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為橫行媵妾有封號
園第器用悉擬宮禁三月竄勔廣南尋賜死趙良嗣
者本燕人馬植政和初童貫使遼國植邀於路說以覆
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北之禍至是
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即所至斬之九月言

者論蔡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誅攸并弟脩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賣國之罪洪芻余大均陳冲張卿才李彛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姬大均納喬貴妃侍兒及之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當流冲括金銀自盜與官人飲當絞懿文卿才彛與官人飲卿才彛當徒懿文當杖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內添誦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閱狀大怒李綱等共解之上亦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冲各特貸命流沙門島來不放還卿才彛并及之懿文思

文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僞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斬都市詔東京及行在官擅離任者並就本處根勘之淮寧守趙子崧靖康末傳檄四方語頗不遜二年詔御史置獄京口鞠之情得帝不欲暴其罪以棄鎮江罪貶南雄州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脩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鞠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坐礫之建康統制王德擅殺軍將陳彥章臺鞫當死帝以其有戰功特貸之慶

遠軍節度使范瓊領兵入見面對不遜知樞密院
張浚奏瓊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獄具賜死越
州守郭仲荀寇至棄城遁過行在不朝付御史臺
大理寺雜治貶廣州神武軍統制魯珪坐賊殺不
辜掠良家子女帝以其有戰功貸之貶瑞州紹興
元年監察御史婁寅亮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十
一月使言者論其父死匿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
無所得詔免所居官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
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檜欲乘此誅飛命方俟
高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于市汾州進士
智浹上書訟飛寃決杖編管袁州廣西帥胡舜陟
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賊污僭擬又以書
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
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於獄飛與舜陟死
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
詔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故不備錄云

百三十一

李祖

李祖



